

# 菩提伽耶行吟

## 《流浪者之歌》編作源起

我不知「菩提伽耶」這名字何時駐進我腦海裡；這幾年來，卻時時渴望去這個地方。去做什麼我也不明白。只曉得佛陀在一棵菩提樹下悟道。暑假到臨，在《紅樓夢》公演的忙亂中，我匆匆訂下機票。仍然不知為何一心一意想去。

載客的小發財車擠出伽耶城垃圾如山的街弄。顛簸二十分鐘後，一片綠林迎面拂來，林後一彎泥河靜靜流淌。對岸山巒如墨，不高，卻是危巖險峰，氣勢萬千，正是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記》裡記載的一樣。小樹林草皮上，孩童嬉戲，小馬竄躍，繫著金鈴的小羊咩咩追尋母親。我心頭一震；終於來到法顯和玄奘到過的佛的淨土！

菩提伽耶是只有一條泥路的村落。小店和攤販依著大覺寺聚集成市。初建於六世紀，疊石成塔的摩訶菩提浮屠高達五十公尺，由廟院拔起，直升藍天。浮屠背後，兩千五百年來第四代的菩提，樹幹無限延展，枝葉扶疏地護衛眾生。樹下佛陀正覺的金剛座，如今圍起了柵欄。柵欄外深黑的石塊上雕出佛的足跡，足形蓄水，浮著供養的小花。四際走道鋪著白色大理石。掛單的各國僧人和朝聖香客便在柵外席地趺坐。朝聖團在僧侶領導下唱合誦經。經文空隙間但聞遠遠近近的鳥鳴。

午後，我常坐在廟外尼連禪河畔發呆。季節風帶來豐沛的雨水。然而，泥褐的河水看上去似文風不動，時不時啾啾冒起大水泡，提醒人河底激烈流轉的生命。

佛陀當年看到的尼連禪河，也是這樣流動的罷。就在對岸林子，出家的悉達多太子苦修六年，日進一麻一麥，終於形銷骨立，同時意識到熱烈渴求悟道的慾望正是他得道的最大障礙。

悉達多太子因此接受了村女的供養，移身渡河，走向命運已早為他安排好的金剛座。

思想起佛陀渡河的決心，我臨河驚歎。

遺世獨立，隱居苦修，是自我的完成。接受供養，接納了他人的體溫，在那受授之間，佛陀重返生老病死的俗世，於是渡了自己，去渡眾生。

即使面臨死亡，《阿含經》告訴我們，佛陀並未像後來佛經裡的神話那樣，走的瀟灑瀟灑。他仔細囑咐阿難，身後該如何火化，如何建塔。阿難受不了，跑到林

子，呵呵哭泣。佛陀聽到哭聲，喚他回來，婉言安慰。美麗的涅槃原來竟有這許多美麗，婉轉的不忍與不捨。

在尼連禪河畔，我第一次感知到佛原是個凡人，也有過凡人的徬徨與掙扎。因為慈悲，才透過修行與苦思，為眾生指出救贖的道路。我感到溫暖，感到佛陀的可親與可敬。

菩提伽耶村落外簡陋的泥屋住著黝黑乾瘦的賤民，勞苦終生，不得一飽。大覺寺外，日日聚著上百的乞丐。初到時，我布施，煩苦，而且憤怒：佛陀涅槃兩千五百年後，人世間似乎毫無改善。

然而，佛陀不是萬能的神，他最大的貢獻應該是做為後人永恆的感召這一點吧。佛陀未竟的遺憾，需要眾生努力修為，發願，努力去完成，去彌補。

我與僧人並肩靜坐菩提樹下，醒眼時，但見陽光由浮屠尖頂穿過樹隙直直落在額頭，我心中喜樂，感到從未有過的寧靜。

回到台北，常常想起那清涼的菩提，那靜靜流過歲月的尼連禪河。雲門舞者日日靜坐，我流順地編出《流浪者之歌》，關於苦修，關於河的婉轉，在紛擾的十一月裡，希望能和大家分享一點安靜的芬芳。

原刊於《中國時報》，1994年10月29日，2011年8月修訂